

婦研縱橫

78

2006年4月

台灣女作家的性別意識與自我詮釋



研縱橫（原《婦女與性別研究通訊》）78 期

輯者：台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婦女與性別研究組（台大婦女研究室）

行所：台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婦女與性別研究組（台大婦女研究室）

行人：林維紅

輯委員會召集人：林維紅

編：洪淑苓

輯顧問：張珏 張錦華 葉德蘭 陳妙芬 黃長玲 鄭毓瑜 蔡瑜

行編輯：顏詩怡

面題字：鄭文禮

面設計：曾鈺涓

版：施昀佑

版日期：2006 年 4 月 15 日

價：120 元

閱一年四期 430 元／二年八期 760 元

閱郵政劃撥帳號：15714621

政劃撥戶名：張珏

務專線：02－2363-0197

真：02－2363-9565

址：106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

子郵件：wrp@ntu.edu.tw

址：<http://ccms.ntu.edu.tw/~wrp/>

外訂購代理商：樂學書局有限公司

子信箱：lexis@ms6.hinet.net（訂閱請用 email）

詢服務專線：8862－2321-9033 傳真：8862－2356-8068

權所有，請勿翻印

律顧問：周慧芳（周慧芳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）

OMEN'S RESEARCH PROGRAM

Population and Gender Studies Center
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, Taipei, Taiwan 106

《婦研縱橫》各期全文亦收錄於國家圖書館「中文期刊篇目索引影像系統」以及

藝數位藝術公司「中文電子期刊服務（CEPS）系統」*

華郵政北台字第一七四五四號交寄登記證登記為雜誌交寄

主編的話

自女性主義興起以來，女作家和她的作品也成為被檢驗、印證的對象。女作家透過文字建構的世界，究竟是現實的反映，還是潛意識的發揚？女作家要的是什麼？一個「自己的房間」，還是一個「真正的自己」？或者其他？

基於這樣的思索，本期專題邀請了學者與作家，或同時跨越二界的學者作家，讓她們剖析自我，也觀察其他女性作家的性別意識。

在李葵雲的文章中，「母女關係」成為詮釋女詩人作品的重要線索，「母女同源」的觀照成為女詩人建立主體性的重要途徑，也增強了女詩人自我分析與自我肯定。

在鹿憶鹿的文章中，對「母女關係」卻有另一層體認：她一方面抗拒母親對女兒、女性的僵化定義，另一方面則積極建構屬於她自己的女性觀點，她不以生女兒為憾，也處處打破「做一個妻子應該」如何如何的成見；她大聲呼籲：「女人大步向前走」。

尹玲有個從不重男輕女的父親，他默許甚至鼓勵尹玲力爭上游，利用求知之路，把自己推向外面世界。這使得尹玲躲過越戰烽火，到台灣、法國攻讀學位，而終於用文字完成自我。

顏艾琳的詩風活潑，她作品中的情慾書寫，來自於自我深刻的檢視：「我從來竟漠視自己的性別，沒寫過身為女人的種種心態。」

透過這些女作家的自我詮釋，我們應更了解「女性」的「非一」感受，而每個女作家都是最可貴的獨立自我，不能被強制定義。

世界的一半是女人，但各種組織體制的一半卻不是女人！「性別主流化」的浪潮已經風起雲湧，我們真的能夠達到這個理想的境界嗎？且看本期「研究論壇」介紹 R. W. Connell 教授對澳洲新南威爾斯地方政府性別平等機制的研究心得，在〈如何研究組織中性別——R. W. Connell 教授演講紀實〉一文中，我們將看到這其中隱藏的問題與未來可能的發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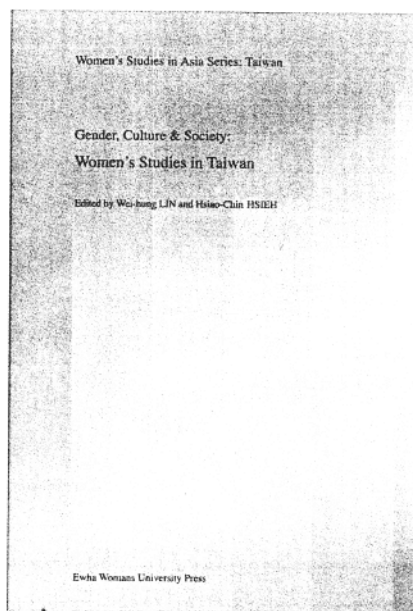
本期其他文章，如侯杰、李釗為您介紹二十世紀中期上海的職業婦女生涯，羅兆紅則記錄了二十一世紀北京昌平農家女實用技能培訓學校，女性自助互助的實例；兩篇文章竟有著古今對照的趣味。楊芳枝評論張小虹的《膚淺》，Gill Valentine 教授提出的地理學與性別偏見，以及「連結的歧視」的研究觀點，都很值得一讀。

隨意觀察，性別的偏見真是無所不在。譬如五月母親節的廣告中，我們仍可看到這樣的敘述：母親節請贈送小家電給母親，因為這樣子母親就會輕鬆愉快地去做家事。但為什麼父親節就送刮鬍刀，而不送他吸塵器、微波爐呢？這廣告的旁白說：「家事是最美麗的事」，希望我們也能看到男人西裝革履，吹著口哨做家事，那才叫「最美麗的事」！

主編 洪淑苓

Gender, Culture and Society: Women's Studies in Taiwan

林維紅、謝小琴主編，台大婦女
研究室編譯的 *Gender, Culture
and Society: Women's Studies in
Taiwan* 一書，由韓國梨花女子大
學出版了。本書為“*Building
Women's Studies Curriculum in
Asia*”系列叢書之一。



訂購請洽：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出版中心

Ewha Womans University Press

Website: <http://www.ewhapress.com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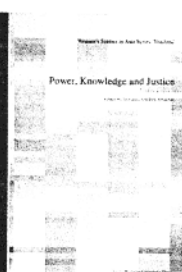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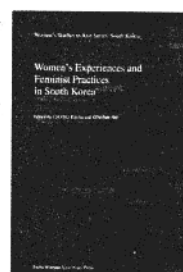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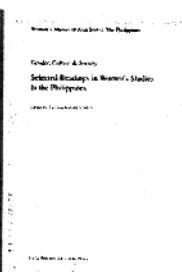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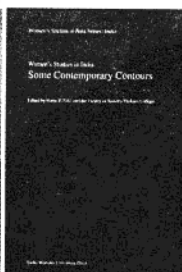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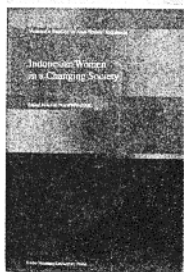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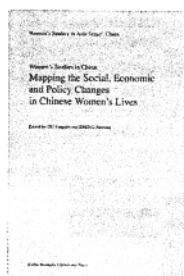
E-mail: press@ewha.ac.kr

(Tel)82-2-3277-3164, 82-2-362-6076

(Fax)82-2-312-4312

Gender, Culture and Society: Women's Studies in Taiwan.

ISBN 89-7300-632-0 93330 / 510pp / Price \$ 23





目次

台灣女作家的性別意識與自我詮釋

台灣當代女性詩作中母女關係的詮釋	李癸雲	1
女人大步向前走——女作家性別意識的體認與觀察	鹿憶鹿	12
尋找真正的自己	尹玲	18
關於顏艾琳寫詩的一些事	顏艾琳	26

研究論壇

如何研究組織中的性別——R.W. Connell教授演講紀實	高穎超	3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

觀察評介

評張小虹《膚淺》	楊芳枝	44
《大公報》女記者蔣逸霄與二十世紀中期上海女性—— 「上海職業婦女訪問記」史料介紹…侯杰、李釗		50
農家女培訓專案的社會效果及思考	羅兆紅	84

活動報導

Gill Valentine教授訪台紀要	吳文煜	9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

研究資訊

2006年1～3月性別研究新出書目	張斐怡	99
各大專院校開設性別相關課程	馮先祺、焦健	105

公佈欄

台灣大學婦女研究室2006年1～3月大事紀	編輯室	12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下期預告 女性編輯人的職場理念

台灣當代女性詩作中 母女關係的詮釋

孫康宜（1998）認為美國女權主義者已經從一九七〇、八〇年代專注於對父權體制的顛覆、一意強調性革命和性解放的階段，邁入一九九〇年代的重視「自我闡釋」與「自我分析」階段，並且將產生不同派別的婦女間的對話。從這種走向中，可看出女性主體性在壓抑、批判之後，勢必得進入自我詮釋的行為，不僅為了抵制父權語言視野的偏見，更有呈現女性真貌的意義。本文將從台灣當代女性詩作中女性自我詮釋的問題意識裡，聚焦於「母女關係」的課題，觀察女性自視、自省的內在聲音。

李
癸
雲
*

*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、詩人

佛洛伊德 (Sigmund Freud) 認為孩童最終必須認同父親的形象，壓抑或轉化戀母情結，進而疏遠母親，進入文明結構的父系社會 (Strachey Eds., 2001)。拉康 (Jacques Lacan, 1977) 延續佛氏的父權中心觀點，認為孩童主體化的過程中，必須認清鏡像階段 (the mirror phase) 與母親一體的想法只是幻像，才能捨棄自我階段的想像，去認同父親的象徵秩序 (the symbolic order)。母親在這些論述裡，一直處於被壓抑的邊緣位置，那在生命開始的血緣相繫的母女／子經驗，成為主體後來必須不斷轉化並且不可言說的一種心理符號。克莉絲蒂娃 (Julia Kristeva) 試圖以語言結構的性別差異理論，來取代佛氏等人的本質論，因此她提出「母性空間」(chora) 的概念，意即將嬰兒與雙親的認同關係向前推至「前伊底帕斯」(pre-Oedipal) 時期，那時父親的象徵和語言尚未介入，嬰兒主體仍與母親相連。在此階段裡，「母親與嬰兒的界限是曖昧不明的，不需藉由各種符號，而是用情感來溝通，因為在母子關係或嬰兒與其世界中，並未發生內／外的問題」(轉引自蔡秀枝，1993: 37-38)。克氏並結合「母性空間」與「記號界」(the semiotic) 成為一個「律動的，精力充沛的，一種孩童體內所感受到的，散亂在體內的，想要掙扎產生歡愉、聲音、顏色、或運動的驅使力量」(ibid: 41) 的語言場域，即具革命性潛質的詩歌。

母性空間，對主體來說，既是生命創始之處，也是保存「完整」或「整體」的原始、混沌自我的時期。因為父權介入後，象徵系統開始作用，自我將與主體分裂。所以克氏的論述，不僅凸顯了原本被壓抑的母親形象，並賦予母性空間一種流動於潛意識中、充滿活力的主體位置。女人與母親的微妙關係更甚於男人，就佛洛伊德學說而言，她必須更努力去抗拒對與自己同樣性別的母親的認同，轉而以生育來轉移對父親的戀慕，彌補陽具的欠缺感。由於對母親的認同遭受如此強大的壓抑，重建母女關係，應是觀察女性主體自我詮釋的出發點。

在討論台灣當代女詩人如何描寫母女關係之前，可以先觀察她們如何理解那方「母性空間」。她們對母親的描述普遍流露出一種溫暖的戀慕之情，例如朵思的〈母親〉：

絕早潺潺清唱的溪流

無水，卻終於

把播下的秧苗灌溉長大

她的眼睛有座山有畦水

是郊遊的好去處

不是港

把臂也圍住了鐘聲

揮手也揮去了一些風浪

像極桂花，不似太陽

無光，不似山脈，無色

祇有一種暖意

是一面湛藍的天空覆蓋住桂花

處處飄香

（朵思，1990: 37-38）

此詩訴說著母親是一個源頭，即使「無水（的豐沛資源）」，也能從己身汲出灌溉孩子的生命之水；母親「不是港（的厚實結構）」，卻能以雙臂圍住叮嚀、抵禦困厄；母親「不似太陽（的耀眼光芒）」、「不似山脈（的雄偉身形）」，並且「無色（的具體形貌）」，卻有如一面覆蓋能力無遠弗屆的湛藍天空，永遠散發著淡雅的桂花香氣。朵思此詩傳達出雖然母親沒有被標示成最偉大崇高的形象，她仍有潛藏的力量和溫暖，悄悄將孩子養大、包容、保護和暖暖包圍。

強化了母親無形的力量之後，女詩人試圖開拓一道河渠，溝通母女之間的生命之流，因為她們本是同源。夏虹的〈媽媽〉有感人的母女連結：

好像一世，只是兩照面

你在一端給

我在一端取

這回你是泉流，我是池塘

你是落淚的泉流

我是幽靜的池塘

（夏虹，1976: 174-175）

雖然利用兩條線來各自說明母女的處境，兩者卻連繫成「一世」和「同一源流」的關係。龔虹此詩筆觸多情，母女「給取」的比喻，是以母親「落淚」成泉流，匯成我這「幽靜」的池塘來完成，生動呈現母性自我犧牲的精神。李元貞認為龔虹這首詩：「想以母女世代的互慰方式（感情的力量）取代西方父子傳統衝突典型（權力鬥爭）」（1989: 29），深具反思意義。其實母女同流的女性力量集結，足以匯聚成一片女性生命的海洋，謝馨的〈紅木椅——為紀念婆婆李許淑媛而作〉一詩，也進而將婆媳的關係比喻成流動的水：

我們甚至不需要
一座橋，在婆媳之間
二十年流水潺潺流過
客廳裡的紅木椅知道

椅背上鑲嵌的大理石冰涼
透骨，我用手
輕輕撫觸——像撫觸
妳的臉
像撫觸一汪明淨的湖水
……

（謝馨，1990: 211-212）

她認為婆婆與媳婦之間，不需要「一座橋」（兒子／丈夫），因為她們本身即能匯流在一起。婆婆那條從時代中流過來的水，到媳婦這代來觸摸，仍是明淨如一汪湖水。

讓母女關係如此緊密相連的因素，不僅來自母親對女兒／媳婦的孕育與照顧，她們共同具有的生育本能，也是血緣傳承的重要聯繫。母女共生共創，更能互愛，西蘇（Hélène Cixous）就說：

在婦女身上一直隱藏隨時都會湧出的源泉；那個為了他人的存在。母親也

是一個隱喻。她把自己的精華由別的婦女給予婦女，這使她能夠愛自己並用愛來回報那『生』於她的身體，而這對於她是必要的也是足夠的了。
（黃曉紅譯，1992: 196）

女人代代相承的孕育與回報之歡喜，在陳秀喜的〈復活〉一詩可見直接的表達：

仰望復活的繁茂
欣然以微笑告訴翠綠
我的女兒懷妊了
自那丟擲下來的重量
我知道老樹也有它的喜悅
我知道復活的歡欣
（李魁賢編，1997: 17）¹

女兒的懷孕讓母親有重新再生的欣喜，因為生命力由自己身體流往女兒身體，女兒又將把生命力擴延出去，母親這源頭便有如活水的流動。生命起點的「女流」們，或許也帶著點宿命的悲劇感，李癸雲的長詩〈女流——給母親和女兒〉如此結論：

我們以血緣手牽手旅行
遍布空間 傳續時間
仍然無法突破夢的憂鬱邊境
逆流上溯。唯有一代代順流而下



▲《陳秀喜全集》（李魁賢 / 提供）

¹ 原詩於1968年8月15日發表於《笠》二十六期，後收入詩集《覆葉》。

終點是海洋，鹹苦記憶的總合

遠離海岸，在極致深藍的黑色伏流中

我們竟相遇相通相融，在一組共同基因的帶領下

混沌重整。然後，齊聚起點

（李癸雲，2006: 150）

女人來自於母親，脫離母體，懷出女兒，女兒脫離母體，這一代代的傳續，就像是不斷得泛濫出去的河流，女人最懂得也必須懂得割捨。最終來到深黯的海洋，女性／母性的共同命運所在，終於突破河岸，自由交融，但是，循環又開始了。



▲作者與女兒合影（李癸雲 / 提供）

李元貞的〈母與女〉一詩，則有異於上述女性身體同質性的思考方向：

妳是我的子宮

慾求一個男人

結下豐實的果

妳漸變成小女人

雙股如球

胸已蓓蕾

子宮尚在沉睡

未有卵血的呼喊

妳的雙眼無慾

成熟的女體

容易慾求一個男人

充實子宮

然而子宮之外

結實之外

還有自由的女靈

（李元貞，1995: 168-169）



▲李元貞詩作《女人詩眼》

（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/ 授權）

她認為母親的子宮內，因外力／男人的介入而結實成「妳」，女兒必然將重蹈覆轍，他日又將結實生育。然而子宮只是物外，結實生產也是形式，重要的是，在這些過程裡母女之間所共通的精神層次——「自由的女靈」。李元貞此詩雖將生產視為女人身體的本能，真正強調女人的交流性是在精神，但是分娩經驗仍能表現出克莉絲蒂娃所言的創造意義：

懷孕似乎被視為主體之分裂的重要經驗。這種分裂表現為：一體之內產生另一體，自我與他者、自然與意識、生理與言語的分離和共存。… 孩子的降臨人世，將使母親進入經驗的迷宮；而如果沒有孩子，顯然難以遇到這類經驗：對一個他者的愛，並非對自己的愛，並非對一個性別完全相同的人的愛，並非對另一個與「我」融合（愛情或者性愛）的人的愛，而是在關注、溫柔、忘我之中的緩慢、艱難、快樂的嘗試。… 這樣，它才變成真正意義上的創造。（程巍譯，1996: 365）

這是母性包容、偉大之處，不管主體分裂出任何性別形式的另一體，她都能共存之並充滿關懷，讓她本身的主體更具完整性。懷孕的創造意義，便是從另一個生命延伸到女人自我。

張芳慈的〈在成為母親之後〉一詩，便是描述母體因妊娠而獲致完整性的最佳例證：

甘心地忍受著

嚴重的害喜

滿足的負荷著

漸漸增加的重量

啊 當妳親暱地踢著

我是多麼的歡欣 擁有

這份骨肉相連的感覺

日日盼著

為妳 貪心地

祈求一切的庇佑

而不在乎自己 直到

直到清醒地聽見 妳的聲音

……

這是第一次 佩服自己

在成為母親之後

我知道 孕育妳

將使一生 更加完整

（張芳慈，1993：83）

母女同源的關係充分展現在此詩中。母親個體在分娩與哺乳的過程中，同時創造出己身的自主性，並且成就主體的完整性。洪淑苓更是以鮭魚逆流產卵的譬喻來形容女性所來所生的過程，唯有母親才能進行這樣的儀式，〈河岸——分娩即事〉：

.....

海潮——是月娘

用她的刀割裂夜空

把屬於父的領土斬去

星落如雨

星落如雨

丈夫在遠遠的岸隔著

雨冷般的玻璃帷幕隔著

彷彿無聲而痛的殿堂

只允許

本是嬰，求索柔軟懷抱

朝拜母親的我來，而腹肚底

也有嬰，我是

有娠的魚母而今

海潮中

.....

（洪淑苓，2001: 61-62）

在產房這個殿堂中，也在意識中，詩中，女性「朝拜」了母親，即將「推擠」出孩子，女性自身完成了一個獨立並且徹底完整的主體性建立儀式。

「主體性」(subjectivity)是一種話語建構，它會隨著歷史、社會、文化環境的變遷而改變。主體性這種變動不居的特性，使得人們在自我審視過程裡，可經由思想、語言和書寫等方式，來延伸主體性的意識結構，進而設立一個新的主體位置。詩歌的質性，讓女詩人可透過意象語言從穩定邏輯結構中跳脫出來，鬆綁現實中的主體位置，在詩中盡情地演出各種內涵的主體性。主體在這書寫過程中，能進一步

自我省察，了解己身深層的壓抑或渴望，更可改寫外在話語系統的建制。在詮釋母女關係的詩歌裡，女性主體充滿力量和獨特性，可觀察出台灣當代女性詩人在書寫中，已找到深層的性別議題，自我闡釋，自我分析，自我肯定。

李癸雲小檔案

台南縣人，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博士。詩作曾獲台北文學獎、台灣省文學獎等獎項，並著有專論《與詩對話——台灣現代詩評論集》、《朦朧、清明與流動——論台灣現代女性詩作中的女性主體》。

徵引書目

- 朵思（1990）《窗的感覺》。自印。
- 李元貞（1989）〈台灣現代女詩人的自我觀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，17(10): 23-39。
- 李元貞（1995）《女人詩眼》。台北：台北縣立文化中心。
- 李癸雲（2006）〈女流——給母親和女兒〉，蕭蕭編《2005 台灣詩選》，150。台北：二魚文化。
- 洪淑苓（2001）《預約的幸福》。台北：河童。
- 孫康宜（1998）《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》。台北：聯經。
- 李魁賢編（1997）《陳秀喜全集》詩集 I。新竹：新竹市立文化中心。
- 黃曉紅譯（1992）〈美杜莎的笑聲〉，張京媛編《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》，188-211。北京：北京大學。譯自 Julia Kristeva (1981) *Women's time. Signs*, 7(1): 13-35.
- 蔡秀枝（1993）〈克莉絲蒂娃對母子關係中「陰性空間」的看法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，21(9): 35-46。
- 張芳慈（1993）《越軌》。高雄：笠詩社。
- 程巍譯（1992）〈婦女的時間〉，張京媛編《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》，347-371。北京：北京大學。譯自 Cixous, Hélène (1976) *The Laugh of the Medusa. Signs*, 1(4): 875-893.
- 箋虹（1976）《箋虹詩集》。台北：大地。
- 謝馨（1990）《波斯貓》。台北：殿堂。
- Lacan, J. (1977) *Ecrits: A selection*. London: Tavistock.
- Strachey, J (Eds.) (2001/1953) *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*. London: Hogarth Press.